

## 南洋華人詩壇發展史的重要基石： 邱菽園和他的“詩話三部曲”

（馬來西亞）譚勇輝

邱菽園是最受人們關注的一位南洋華族詩人。邱菽園，名煒菱，字菽園，以字行，號星洲寓公，1874年出生於福建海澄，襁褓時隨母寓居澳門，八歲隨雙親遠赴星洲，入私塾受學，十五歲返鄉參加童子試，中秀才，後於弱冠之年中學，光緒廿一年（1895）赴北京參加會試，落第，遂絕意仕途。翌年，父逝，返南洋繼承家業，頓成富豪，“以此揮金結客，傾身下士，屢削其產無悔，而天下豪傑多稱道”<sup>①</sup>。邱菽園與維新派人士善，1900年，以千金邀康有為往南洋避難，並成立保皇黨新加坡分會，籌集巨款助唐才常勤王起義。起義失敗後，與康有為交惡，退出保皇黨，然仍繼續關心中國之局勢。1907年，因投資地產失敗而破產，從此家計艱難，雖昔日風光不在，卻能安貧樂道，傾心禪學。晚年貧病交加，於日軍攻陷星洲前一年（1941）卒於寓所，葬於新加坡咖啡山。

邱菽園素以詩鳴，有“星洲大詩人”之美譽<sup>②</sup>，十五歲時，即以一首《賦玉笛詩》深獲家鄉宿老賞識<sup>③</sup>。年十七，邱菽園以詩文見知於漳州太守侯材驥，刊行《庚寅偶存》，侯材驥評之“專主性靈，能出新意，雖於古之沉雄渾雅，或猶未逮，要其詞，無枝葉，筆有鑪錘，自非隨人俯仰者”<sup>④</sup>，由茲可略知其年少詩風。邱菽園南渡星洲後，心繫祖國前程，詩風頓轉，康有為稱其詩“自戊戌以來，感時撫事，沉鬱之氣、哀厲之音、悱惻之情，絃邈滂沱、頓挫瀏亮以吐之，雖多託乎好色之言，而夷考風騷，可興可怨，哀感頑艷，實正則也”；又指其破產之後，“雖

① 張叔耐《丘菽園傳略》，邱菽園撰，王盛治、邱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新加坡（出版社不詳），1949年，第4頁。

② 關於邱菽園擅星洲大詩人美譽的原因，請參考朱傑勤《星洲詩人丘菽園》，《華僑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16頁。

③ 黃乃裳《壬辰冬興序》云：“（邱菽園）生十五年，自海外歸，嘗於桐人中賦《玉笛詩》，衆為斂手，其警聯有‘五月吹黃鶴，三春散洛陽’之句，競以‘邱玉笛’呼之，猶國初之有‘王桐花’也。”（邱菽園《壬辰冬興》，上海澆鑄鉛版小字本，1901年）

④ 侯材驥《庚寅偶存序》，邱菽園《庚寅偶存》，上海澆鑄鉛版小字本，1901年。

日貧而道日富，詩亦以窮而益工”<sup>①</sup>。

如果僅以詩歌成就來評論邱菽園，尚不能體現他對早期南洋華人詩壇的影響。1922年，四十八歲的邱菽園已落魄到賣文自給的境況，他寫了一首《易老》詩，講述了自己從前走過的風華歲月，詩中有“不負青春是此翁。黑頭事業惜匆匆。能將文化開南島，剩有詩情托國風”<sup>②</sup>之句，正概括了年輕時期的使命。邱菽園對早期南洋詩壇的貢獻非常巨大，他絕意仕途重返南洋後，就決心在文化教育上的進行一些建樹，尤其想為南洋對詩壇的構建帶來一定的鋪墊和鞏固作用。從1896年至1901年之間，邱菽園撰寫了《菽園贅談》、《五百石洞天揮塵》、《揮塵拾遺》三部以評論詩歌為主的論著，這不僅引起中國詩人的關注，同時也為南洋詩壇帶來啟迪和引領的意義。

目前為止，學界對邱菽園這幾部論著的研究非常之單薄。因此，筆者擬立足於文本與南洋詩壇背景之中，探討邱菽園撰寫詩話的動機、價值、輯評人物等課題，揭示它與中國詩壇的千絲萬縷關係，以及賦予其在南洋華人詩壇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並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呼喚更多的學者一同來參與研究，從而使邱菽園研究更臻完備與充實。

## 一 體例與著述目的

邱菽園於光緒乙酉年(1895)落第重履星洲後的四五年間，發奮撰寫了三部深具意義的著作。從光緒丙申二月(1896)至丁酉五月(1897)，完成《菽園贅談》十四卷。這原本是一部筆記雜著，“與唐之《酉陽雜俎》，宋之《鐵圍山叢談》，清之《茶餘客話》、《柳南隨筆》最近”<sup>③</sup>。關於《菽園贅談》的體例，邱菽園的詩友在各自的序跋中都有提及，其中，概括得最詳細清晰的要數曾宗璜《菽園贅談跋》：

要其大旨，論詩者半標舉襟靈，一洗凡耳；次及論古，秦碑漢碣隳史叢言，皆有所得；次及說經，訂偽釐訛，洞見漢學宋學痕結，間附以己事，不假修飾，自然成章。至偶綴諧語，則諷諫主文，無傷忠厚，而一切狐鬼、無稽、辛秘、狎蝶，皆不許繞其筆端。獨至時事西學，尤不憚縷析言之，如披異書，引人入勝。其隨事留心經濟，閱歷即於是見，而殷殷用世之意，亦於是深也。<sup>④</sup>

筆者翻閱此書後，發現“體雖各殊”<sup>⑤</sup>，但主要的內容的確以詩歌之評論、考證、辨析、紀事為主，與中國傳統的詩話形式無甚差別，故暫且將之視為邱菽園“詩話三部曲”的首部，與之後的兩部形成連貫性。

① 康有為《丘菽園所著詩序》，邱菽園撰，王盛治、邱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

② 邱菽園撰，王盛治、邱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初編卷四，第15頁。

③ 潘飛聲《菽園贅談序》，邱菽園《菽園贅談》，上海澆注鉛版小字本，1901年。

④ 邱菽園《菽園贅談》正文後。

⑤ 葉芾棠《菽園贅談序》，邱菽園《菽園贅談》正文前。

光緒戊戌仲春三月(1898)至十二月小除夕(1899),邱菽園又完成了《五百石洞天揮塵》十二卷。《五百石洞天揮塵》的原名為《菽園瑣贅》,後來因邱菽園深感世事無常,恐其書齋“五百石洞天”<sup>①</sup>無法長存,便將詩話更名為《五百石洞天揮塵》,希望藉著詩話的傳世來將齋號延續下去<sup>②</sup>。潘飛聲《五百石洞天揮塵序》云:“其書以談詩為主義,然標舉襟靈之外,留心風化,尤為天下有心人所同許。”<sup>③</sup>可知邱菽園當時已決定將精力集中於詩學的探討和流播之上<sup>④</sup>。

緊接著,於光緒庚子十一月至十二月間,邱菽園僅用了五十九天的時間,又完成了《揮塵拾遺》六卷。邱菽園《揮塵拾遺自序》云:“《揮塵拾遺》者,繼《五百石洞天揮塵》而作,即所以拾《五百石洞天揮塵》之遺也。”<sup>⑤</sup>正因如此,邱菽園在《揮塵拾遺》的目錄中言明,該書的卷一至卷六,亦可視作《五百石洞天揮塵》的卷十三至卷十八。此外,邱菽園在《揮塵拾遺》中還交代了這兩部著作的體例:

詩話與詩選,皆輯錄他人之詩,其道本同,而體例則異,詩選遇佳詩必錄,且不妨多錄,篇首或偶綴叙略評贊與否,均從其便。詩話所重在話,涉及一人,必叙及一人之出處,錄及一詩,必評及一詩之優劣,苟其詩有與吾話相發明者,即錄之,不必定是佳篇,又其詩過於長者,每為節省篇幅計,割愛不錄,故詩選可供同好讀,詩話可供同好觀也,撰詩話者,能知此意,則其例較寬。余於戊戌一歲,成《五百石洞天揮塵》十二卷,今撰《揮塵拾遺》,於前月上浣命筆,期以卒歲成書之卷,非自寬其例,又安望脫稿如是之迅速乎?<sup>⑥</sup>

細揣此話含義,再認真翻閱《五百石洞天揮塵》與《揮塵拾遺》,發現的確是詩話與詩選綜合的體例。不僅這兩部是如此,其實《菽園贅談》中與詩歌有關的部分,也是詩選和詩話相兼容的情況。

關於“詩話三部曲”撰寫目的,邱菽園自己已交代得非常清楚了,茲將原話臚列如次:

《菽園贅談小引》:第念僻處窮鄉,交遊不廣,塵封故步,靡所觀摩,此則每有良朋,亦起天涯之嘆,重敢畫疆自限,將何者為吾問學資乎?用是不揣固陋,隨筆剽記,一得之愚,竊欲就正有道,兩年命稿,益以朋友詩歌

① 邱菽園《揮塵拾遺》卷二云:“余愛玩私印,搜羅不倦,砮跌燕玉,几案橫陳,此吾室五百石洞天之所由得名也。”(上海澆鑄鉛版小字本,1901年,第9頁)

②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云:“吾窮於鄉而之都鄙,窮於都鄙而之京國,窮於京國而之海外,海外終窮,則吾室而已矣。吾室懼其不可久存也,而以吾室之名名吾書。”(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續修四庫全書》第170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頁)

③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第66頁。

④ 按:此即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記》所說的“捨而帖括以為考據,捨而考據以為時務,捨而時務以為詩歌,詩歌終捨則訪談而已矣。”(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第68頁)

⑤ 邱菽園《揮塵拾遺》正文前。

⑥ 邱菽園《揮塵拾遺》卷六,第8頁。

舊作，亦覺夥頤，付之梓人，藉省寫副，尚祈海內方家，諒其愚誠，匡所不逮，幸甚！倘有以近名好事相督過者，是則煒萋所不得辭也。<sup>①</sup>

《五百石洞天揮塵自跋》：《揮塵》一書，批評風月，鉅釘蟲魚，其視丙申以來《菽園贅談》之作，又加贅矣。此卑卑者曾何足道，而吾所以驗此一年之學識進退，既復繫之，吾於是不可不錄之以質知者。<sup>②</sup>

《揮塵拾遺自序》：憶戊戌小除《五百石洞天揮塵》書成，自跋其後，略謂學識進退，與天道人事，相為感觸，或一時一月，而其異徑庭，此中之非非是是，未必果後勝前，然閱歷不同之數，足以勉吾向學求益者，可得而憑云云。<sup>③</sup>

這三段話的含義，可謂貫徹始終。邱菽園自覺身處文化落後的蠻荒孤島，唯一能繼續跟中國學界保持緊密聯繫的方法，莫過於自我鞭策，潛心研究學術，準備充裕的問學之資。這樣一來，不但能與時並進，還能勉勵同道中人。

也許是邱菽園本人謙虛，他並沒有認為自己的著述行為，具有傳播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但他的詩友們卻很樂意給予肯定和贊賞。如劉建平《菽園贅談題辭》云：“菽樊我師，客歲南來，高踞詞壇，一以轉移風氣為己任。”<sup>④</sup>而潘飛聲更明確的指出，邱菽園想在文化相對落後的南洋弘揚中國傳統詩學：

中土山川，原野無詩也，沮洳無詩也，扶輿磅礴之氣，中原迤邐萬餘里，蜿蜒象赴，橫溢怒恣，必不能無所泄者。蓋天作而地成之，又鬱以付瑰偉之士，發為詩歌，所謂凌鑠八表，踔厲風發也。中原地軸雖曠，自晉生二謝，唐生李柳孟韓，菁華奇麗發泄已盡，則山川可窮而筆墨亦窮，宋元作者固不能與前賢屹立歟。南洋之外有大島曰“息力”，古之柔佛國也，其俗狃獠，其人椎魯，秦西人墾治其地，惟務通商交易而退，渺所蕪櫟。閩中邱淑原孝廉客遊其間，語人曰：“開荒革俗，其吾儒之責乎！”為設麗澤社以課商子孫之能讀書者，又著書數十種以昌明詩之義。夫輶軒采風莫先于詩，士人專經亦莫先于詩，以詩樂道性情之正，乃能繼之以書、禮。學文者必能諷詠字句，乃可發揮為文章。于是知中原之詩，殆浩浩其已窮也；外洋之詩方郁郁其獨造也。<sup>⑤</sup>

潘氏這段話指出地理環境與詩歌感發之間的微妙關係，其以中土詩歌的“窮盡”來襯托南洋詩歌的方興未艾，雖然有失公允，但卻承認南洋是中土之外一個能夠為詩歌開闢新境界的土壤；而開闢新境界的基礎條件，則是有了像邱菽園這樣秉持著“開荒革俗”使命的人存在。潘飛聲與邱菽園的關係頗為密切，他的話應該能夠傳達出邱菽園的心聲。句子中提及的麗澤社，是邱菽園創

① 邱菽園《菽園贅談》正文前。

②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第275頁。

③ 邱菽園《揮塵拾遺》正文前。

④ 邱菽園《菽園贅談》正文前。

⑤ 潘飛聲《五百石洞天揮塵序》，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第66頁。

辦于 1896 年 10 月的詩文社(1897 年 12 月改名為樂群文社),目的也是爲了要在新加坡流播風化,而參加的人主要是那些流寓詩人,關於這點下面將有專節論述,暫此不談。

邱菽園的“詩話三部曲”,是早期南洋華人詩壇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邱菽園在前人的詩課、唱酬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南洋詩壇的穩定性,他的“詩話三部曲”,首先彰顯了南洋詩壇與中國詩壇的傳承關係,其擬將南洋構建成與中國詩壇互通聲氣的海外陣營,既宣傳了南洋詩壇,又帶來拋磚引玉的作用。其二,“詩話三部曲”擬為南洋詩壇注入了學術含量和詩學的理論依據,營造良好的詩學風氣,並在詩歌審美上扮演規範和引領的角色。其三,“詩話三部曲”大量記載了五、六年間南洋詩壇的創作與交遊事蹟,是極為寶貴的歷史見證和詩壇發展的借鑒。以下,將論述邱菽園“詩話三部曲”對中華傳統詩學理論的傳播、詩話輯評範圍的構思,以及貫穿其中的思想精神,以體現它在南洋早期詩壇中的價值。

## 二 “性靈”派理論的傳播意義

縱觀“詩話三部曲”,邱菽園對清代著名詩人袁枚可謂推崇備至<sup>①</sup>,多處可見贊譽之語,如《五百石洞天揮塵》云:“隨園先生《小倉山房詩集》能言古人所未言,能達人人所欲言,是以語妙當時而傳後世,其不滿於書傭亦以此。要知先生胸羅萬卷,下筆有神,縱意所如,自兼衆妙。今觀集中典實諸題,一片靈光,流走貫注,若在他人爲之,當不知如何使力矜詞,死氣滿紙矣。”<sup>②</sup>邱菽園還把袁枚性靈詩派的理論奉為圭臬,經常摘引性靈派詩人話語或與之契合的觀點<sup>③</sup>,並將此理念貫徹在對詩人和作品的評論之中。筆者認為,邱菽園所宣揚的理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認為好的詩歌應抒發真實性情。如:

尤西堂云:“詩至至者,在乎道性情。無性情而主風格,是驚集翰苑也;無性情而炫華采,是雉竄文園也;無性情而誇聲調,亦鴉噪詞壇而已。”余平日不熟西堂詩,然不能不心服此論。<sup>④</sup>

詩道甚寬,凡有真性情皆可動人,滄浪孺子實是天籟,即三百篇不少勞人思婦走卒青衣之作,何嘗非知成吟傳誦至今。<sup>⑤</sup>

① 按:贊語如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四云:“隨園先生《小倉山房詩集》能言古人所未言,能達人人所欲言,是以語妙當時而傳後世,其不滿於書傭亦以此。要知先生胸羅萬卷,下筆有神,縱意所如,自兼衆妙。今觀集中典實諸題,一片靈光,流走貫注,若在他人爲之,當不知如何使力矜詞,死氣滿紙矣。”(第 122 頁)

②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四,第 122 頁。

③ 如《菽園贊談》卷四“李袁論詩”條云:“簡齋先生編輯詩話,專主性靈,時有某巨公教人作詩,必須窮經讀注疏,然後落筆,詩乃可傳。先生笑曰:‘且勿論建安大歷開府參軍,其經學何如,試問關關雎鳩、采采卷耳,是何窮經,讀何注疏?’”(第 26 頁)

④ 邱菽園《菽園贊談》卷三,第 14 頁。

⑤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九,第 221 頁。

凡事裝出派頭架子者皆是欺人伎倆，皆是矯揉造作，豈但可厭，實是難耐。<sup>①</sup>

第一句話強調性情乃作詩的根本條件。後兩句則傳達了“性靈”說可貴的思想精神，指詩人身份不關貧富貴賤，即使是貧賤詩人，只要真切地抒發個人的遭遇和性情，不偽飾矯造語，便是天籟之音。

其二，主張學習前人的精神內涵，而非表面的文辭。如卷九云：

偏格調者尊杜而黜李，重音節者復務其說以相勝，是亦不可以已乎。不知學古人者，非徒學其辭，尤貴學其人，其人之風節可學也，品詣可學也，出處進退可學也，凡此者皆性情之見端也，皆其人之真也。而其人之性情之著於文章者，亦猶其風節品詣出處進退諸大端之不可強而致也。吾於尚論之餘，俯仰悠然，苟能有會言為心聲，聲之所發自有不求肖而自無不肖於古人者，又何必浮慕其外，徒摭拾於一字一句之微而驚駭嘆沮與沾沾自喜之為得哉？<sup>②</sup>

這段話其實承襲了袁枚抨擊“格調”派的論調<sup>③</sup>。意思是倡導在繼承前人成果的時候，應細心體會前人的品格風度等性情的表現，達到遺貌取神的效果，才不會落入模仿的臼窠之中。

邱菽園的“詩話三部曲”雖無獨造之見，但是若置於早期南洋詩壇的背景之下，卻深具引領意義。在邱菽園之前，先後有左秉隆、黃遵憲成立詩文社，招攬南洋流寓文人共同切磋詩文，然而左、黃二人主要是負責批改課卷，並沒有講解詩學，也沒有為南洋詩壇引介中國的詩歌理論，以致南洋詩壇在1896年前的發展是較為緩慢和鬆散的。

1896年前後，邱菽園開始投入南洋詩壇的建構，他的“詩話三部曲”與星洲麗澤社、《天南新報》相輔相成，共同為南洋詩壇注入一股積極的動力。邱菽園不僅繼承左、黃二人批改詩歌課卷的任務，還為南洋詩壇引介了他所心許的性靈派理論。筆者認為，邱菽園推崇性靈派理論的最大意義在於，南洋詩壇正在初始階段，其建構急需一種能夠統攝詩人群的詩歌理論，而袁枚的性靈說正好適合南洋詩壇的背景。南洋流寓詩人儘管有着不同的詩學淵源和宗尚，或者身份低微、命運坎坷，但如果都具備獨抒性情懷抱的能力，卸下種種外在的束縛和門戶之見，相互砥礪，善於借鑒前人的成果，營造出開放自由的詩學環境，便能為南洋詩歌開拓一條長遠的發展之道，即使無法醞釀出詩派，至少能形成獨樹一幟的面貌。

性靈派學說隨著“詩話三部曲”的刊行而在南洋流衍開來，證明其在歲月

①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十，第223頁。

②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九，第206頁。

③ 按：袁枚《隨園詩話》卷二云：“後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為詩者也，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卷四云：“人能取諸家之精華而吐其糟粕，則諸幣盡捐。”（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30、59頁）

的洗禮下依舊散發著迷人的光芒。此外,邱菽園還在自己創辦的《天南新報》中選刊部分內容,並且以性靈派理論的標準來批改詩歌課卷,這些行為無疑都加速與擴大了性靈學說傳播的時間和範圍,其對早期南洋詩壇詩風潛移默化的影響,值得我們好好研究一番。

### 三 輯評<sup>①</sup>範圍與思想精神之貫徹

邱菽園“詩話三部曲”的輯評範圍,有個明顯的特徵,那就是以閩粵詩人的詩歌為主要對象。這特徵在《菽園贅談》中已初露端倪,但分量稍嫌單薄,直到《五百石洞天揮塵》、《揮塵拾遺》,不僅大量輯評閩粵詩人的作品,而且也涉及一些南洋流寓詩人的作品。

這種關注地域詩學的編撰構思,其實是清代福建詩話的一個傳統<sup>②</sup>,只不過邱菽園在前人的基礎上,將輯評範圍擴展至廣東和南洋,就此而言,應是中國傳統詩話所未曾見的情況。邱菽園在自己設定的輯評範圍內,還貫徹了一些可貴的思想 and 精神,其中包括詩學宗尚和對詩人群體的關懷等,對早期南洋詩壇的構建可謂大有裨益。為了能了解這點,以下將按詩話的輯評範圍進行分析。

#### (一) 閩粵詩人

在《菽園贅談》中,所輯評的閩粵詩人大多是與邱菽園同時代的師長和朋友,比如福建的侯材驥(仙舫)、曾宗蔡(慕襄),廣東的潘飛聲(蘭史)、梁靄(佩瓊)等。到了《五百石洞天揮塵》、《揮塵拾遺》,時間範圍則擴展至道光以來的閩粵詩人。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云:

菽園先生去歲丁酉(1897)重履星洲,辟五百石洞天,時會賓客,暇復征海內外同人詩輯為《五百石洞天揮塵》若干卷,凡二百數十家。道咸同光四朝閩粵作者,略可考見,海外,前未有也。<sup>③</sup>

據統計,這兩部詩話輯評的著名福建詩人有張際亮、黃任、薩玉衡、謝震、林景彝等約三十餘人;粵東詩人則有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黎簡、馮敏昌、宋湘、張維屏、黃培芳、譚敬昭、陳澧、陳良玉、陳璞、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三十餘人。邱菽園雖然長期僑居南洋,卻將自己視為閩詩壇的一分子,加上他幼年曾在澳門居住,能操粵語,長大後結識了不少粵東詩人,因此自然也比較關注閩粵兩地詩壇的歷史和現狀。邱菽園標舉閩粵詩人,一來含有對籍貫和生長之地的優越感,二來也希望藉此機會,讓他的預設讀者——來自閩粵的流寓

① 按:由於邱菽園的“詩評三部曲”採用詩話與詩選相兼的體例,故筆者使用“輯評”一詞以便涵蓋。

② 按:清代順治到道光中,閩人盛產區域詩話,著名的有:鄭方坤《全閩詩話》、梁章鉅《長樂詩話》、《東南嶠外詩話》、《閩川閩秀詩話》等。又,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被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列為近代閩人詩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13頁)。

③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八,第188頁。

文人更加熟悉故鄉詩壇的源流與發展，從而培養出深厚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邱菽園認為：“古人多屬已傳，雖不稱述，世亦自能稔習；今人尚待論定，苟非臚列，後將無以覽觀。”<sup>①</sup>這一觀念，正好落實在他編撰詩評著述之中。對於乾、嘉、道、咸年間的詩人作品，邱菽園選擇了評論多於輯錄的方式，而對於同治、光緒年間的詩人作品，則重在輯錄，雖然也給予評論，但語句卻顯得比較精簡。

在活躍於乾道詩壇的閩粵詩人之中，邱菽園最推崇黃任、張際亮、張維屏。這除了三位是當時公認的名家之外，主要還包含兩個原因：

其一，這三位詩人在邱菽園看來，皆飽含一種感人至深的力量，而且散發出“清”之美，比如：黃任的“清新俊逸”<sup>②</sup>，張際亮的“清勁”<sup>③</sup>，張維屏的“高簡清越”<sup>④</sup>。“清”乃是性情之真、筆性之靈的自然流露。邱菽園曾多次表達他對“清”的崇尚，甚至認為“清”是衡量優秀詩歌的準繩：

清之一字，乃千古詞人之脈之骨，非獨韋孟一派，至於十九首亦云澄至清發，至要焉耳，雖二陸三謝，以逮齊梁，絢爛之極，要必有清氣往來，隱於毫素。<sup>⑤</sup>

詩以意為體，然非曲無以達其意，則有事於曲者，筆也。詩以詞為用，然非清無以運其詞，則有事於清者，氣也。廿載耽吟，每讀古今名大家集，尋其義理骨脈，無一不從曲字來，亦無一不做到清字。極其有去此二字者，不但無好詩，亦決非詩人。<sup>⑥</sup>

這樣一種崇尚，深深影響了邱菽園的審視眼光，使他能夠摒除“宗唐”、“宗宋”等門戶之見，很好地將觀點貫徹在不同背景的詩人身上。其實，縱覽整部詩話，可以發現“清”這一審美範疇，已經成為邱菽園評論閩粵詩人<sup>⑦</sup>的慣用術語，比如：分別以“清脆”、“清麗”<sup>⑧</sup>、評論福建薩玉衡、謝震的詩風；評粵東三大大家陳恭尹詩“清剛”、屈大均詩“清健”、梁佩蘭詩“清超”<sup>⑨</sup>，又以“詩尤清絕，自然成家”<sup>⑩</sup>贊譽廣東陳澧詩的特色和成就，印證“古今來名大家集，骨脈未有不清者”<sup>⑪</sup>。

其二，邱菽園在黃任和張際亮的身世中，尋找到能夠激勵南洋流寓詩人的

①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六，第167頁。

②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二，第90頁。

③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四，第125頁。

④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三，第110頁。

⑤ 邱菽園《菽園贅談》卷一，第8頁。

⑥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二，第95頁。

⑦ 按：潘飛聲《五百石洞天揮塵序》亦云：“孝廉與余論詩，曰曲曰清。”（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第66頁）

⑧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四，第125頁。

⑨ 邱菽園《揮塵拾遺》卷五，第11頁。

⑩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三，第110頁。

⑪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四，第125頁。



地方。邱菽園指出,黃、張兩位詩人雖然出身商賈或農穡之家,所居亦非通都大邑,但是卻能憑著自己的努力在詩壇中崛起<sup>①</sup>。這不僅是邱菽園引以為鑒的地方,同時也勉勵了大群流落南洋為生計而忙的詩人,莫因身處逆境而對詩道有所懈怠。

“詩話三部曲”與邱菽園創辦的麗澤社有著密切的關係,邱菽園曾經將它們作為宣講詩學之資,使它還具備了“教科書”的性質。因此在評論具體詩人之餘,邱菽園還對閩粵詩壇的傳承脈絡做了一番梳理。比如:閩詩壇方面,邱菽園指出“自前明林子羽膳部(鴻)以詩崛起,同時倡和者稱十子,其詩以和雅閒淡為宗,世目為閩派。入國朝,則詞壇輩出,力能凌鏤千古、雄視一代者,代不乏其人”,並舉黃任、張際亮、薩玉衡、謝震諸詩人為證。粵東詩壇方面,邱菽園則簡練概括了從“嶺南三大家”(陳恭尹、屈大均、梁佩蘭)到“後三子”(張維屏、黃培芳、譚敬昭)、“三陳”(陳澧、陳良玉、陳璞)兩百年來的詩人重鎮。這些地域的詩學常識,對鞏固南洋流寓詩人的追根溯源信念有著一定的效果。

對於同光年間的閩粵詩人,邱菽園似乎更傾向於輯錄和評論“嶺南新詩派”的代表人物,比如評康有為詩歌“與任公異趣,任公喜以時務話頭及日本文義驅遣入詩,而水部不然,曩《詩中八友歌》所稱為‘新詩復與古艷親’者也。舊作沉警雄傑,瓣香浣花”<sup>②</sup>。評潘飛聲“以羊石詞人為香港報館記者,詞章時務,一以貫之,談者比之曩時長洲王弢園太守(韜)而詩名過之”<sup>③</sup>。究其原因,是“嶺南新詩派”倡導“我手寫我口”、反對盲目遵古與模仿的理念,與邱菽園所崇尚的“獨抒性靈”較為契合。

對於同光年間福建詩人,邱菽園則贊賞張亨嘉、嚴復、鄭孝胥、林紓、林鶴年,認為他們是“吾閩近時詩伯之不薄時務者”<sup>④</sup>。當時,福建詩人中多以宋詩為師法宗尚者,即後來所謂的“同光體詩人”,這些詩人的學古風氣濃重,語言易陷艱澀難懂,簡直就跟邱菽園的詩學理念背道而馳,所以鮮少進入他的評論眼光。即使稍微涉及,也還是發掘詩人抒發性情的一面,比如評鄭孝胥的《濠堂落成》“古質中互以清氣,胎息極厚”<sup>⑤</sup>。

邱菽園“詩話三部曲”,處處迴蕩着袁枚的影響,除了以上所述之外,還體現在對兩種身份詩人作品的輯錄和評論上。其一,清代閩粵女詩人,計有:福建的李久佚、張大妹、蔡而烷妻楊氏、陳貞淑、諸耀霜、劉希行、周夢玉、蘇又珪、周仲姬、謝浣湘、洪秋厓,廣東的邱掌珠、潘麗嫻、梁靄等<sup>⑥</sup>。雖然人數不多,卻是繼承了袁枚對女性詩人的重視。其二,布衣或者仕途不顯的詩人,比如福建

① 原文見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二,第97頁。

② 邱菽園《揮麈拾遺》卷四,第17頁。

③ 邱菽園《揮麈拾遺》卷四,第2頁。

④ 邱菽園《揮麈拾遺》卷四,第4頁。

⑤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第147頁。

⑥ 參閱邱菽園《菽園贅談》卷二,第14至16頁;卷七,第19頁;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麈》,第179頁、197頁、243頁。

的劉存仁、林紓、廣東的賴虛舟、蕭伯瑤、梁育才等，這應該也是受了袁枚表彰寒士詩人的影響。這種表彰所包含的深層意義，還在於認可寒士詩人的真實性清，往往因遭遇之不平而獲得自然舒展。

邱菽園與閩粵詩人的廣泛交流，加上在南洋的結社、凝聚流寓詩人的善舉，使他成為連接閩粵詩壇與南洋詩壇的一個橋梁，而這自然也是中國詩壇與南洋詩壇的一個橋梁。中國詩壇的豐富資源和濃郁的創作風氣，得以在十九世紀末灌溉南洋早期華人詩壇，完全得力於邱菽園的心血。

## （二）南洋流寓詩人

在撰寫詩話之前，邱菽園早已關注南洋流寓詩人的作品。福建文人力鈞<sup>①</sup>於1891年完稿的《檳榔嶼志略》刊行後，邱菽園曾想採錄該書提及的相關詩集，但“使人入市求之不得，始知皆未刊行本也”<sup>②</sup>，未免留下幾許遺憾。從這件事中，邱菽園清楚地意識到流寓詩人礙於生計艱難，鮮有自行刊印詩集的能力；而且，詩稿也隨着詩人漂泊不定的行踪而散失殆盡。鑒於此，邱菽園心中油然升起同情與關懷之心，他極為願意代流寓詩人留存詩歌，並視此為生平一大樂事。

由於邱菽園傾身下士的舉止已聞名遐邇，所以流寓南洋尤其新加坡的詩人，大多喜歡與他結交，而邱菽園也趁此機緣將他們的生平遭遇和作品載入詩話之中。需要注意的是，詩話所收錄的流寓詩人僅限於編撰年份1898年之前就已身處南洋的。

對於南洋流寓詩人的生平遭遇，邱菽園主要突出他們坎坷不幸的一面，茲以表格形式顯示：

表1 邱菽園記載的南洋流寓詩人生平事跡

〔籍貫〕詩人	內 容	出 處
〔閩縣〕李季琛 （少尉）	素居臺灣，去夏使者李經方割臺，臺衆內渡，與其居停均從兵燹中而出，所有蕩然，來島呼將伯也。	《菽園贅談》卷四
	初謁余於寓樓，年已老矣，又值連番困厄，顛沛之餘，志氣頗放若重有憂……。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六
〔徽州〕葉懋斌	旅星洲幾二十年，尚無田可歸也。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三
〔廈門〕吳紹蘭	弱冠受室後，謝絕賤役，遂別家人，游於南洋井里、汶島，三載而歿，所志未竟，稿亦散失，惜哉！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三
〔嘉應〕張驤（別駕）	臺陽之變，以故家子慷慨談兵，上書當路洋洋數千言，意頗自負，久之不報，毛躁而歸，益自頹廢，宜其詩之多楚聲矣。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五

① 力鈞(1855—1925)，字軒舉，號醫隱，福建永福人，精通醫術，曾任清宮御醫。1891年南游檳榔嶼，撰成《檳榔嶼志略》一書，收錄不少檳榔嶼詩人的詩作。

②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二，第88頁。

續表

[籍貫]詩人	內 容	出 處
[臺灣]許南英	遇亂,蕩其產,內渡依友來夏,無以爲家。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七
[海陽]范伯之	曩爲豪宅所併,喪其產,遂決意行傭。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九
[天津]謝兆珊	少即能爲長語,長老多以遠到期之,十試有司,均不得志。老境頹唐,始從人浮海於南洋之檳榔嶼……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十一
	流寓檳榔嶼,爲報館主筆,老境日侵。	《揮塵拾遺》卷五
[新寧]黃景棠	以丁酉拔貢,廷試授河南令……君家粵垣,少嘗侍其父甫田封翁(福基)客居海外之星洲柔佛兩境,甫丈久歷商場,夙爲柔佛國王所敬信,君亦以時見王,王從問中國聖賢古義,及歸,脫佩劍贈之,并宮中珍玩無算,書生奇遇,且或比之漢時陸賈云。	《揮塵拾遺》卷五

記載的事例雖然不多,卻也反映了南洋流寓詩人的基本情況。南洋流寓詩人一般都經歷過家國動蕩、豪強欺凌等劫難,而且身份低微,主要是抑鬱不得志的布衣階層,即使曾經步入仕途,也只當過一些小官職。

詩話的相關記載,流露出邱菽園對南洋流寓詩人的憐憫之情,而這份對弱勢群體的關懷態度,其實與關懷閩粵下層文人的心態同出一轍。若追究形成這種心態的原因,似乎跟邱菽園本身的性格大有關係。邱菽園“家本素封,性好義俠,以此揮金結客,傾身下士,屢削其產無悔而天下豪傑多稱道”<sup>①</sup>,享有“新加坡孟嘗君”的雅號。他的五言古詩《才士》曾這樣寫道:

才士如恒星,天昏光乃出。昭昭斯無多,定位隨疏密。下土望見之,千百良不失。妙哉昔人論,以爲求友律。矧茲長夜長,漫漫何時日。醫余愧祝史,何知占星術。籠袖登危樓,欲摘手猶拮。安得旦暮間,終朝盈一壺。珠光抱滿懷,匏瓜豈無匹。<sup>②</sup>

邱菽園以恒星、珠玉譬喻擅長詩文的才士,並以“匏瓜空懸”的典故,傳達自己獨處異鄉覓求同仁時的渴望和憐惜之情。這樣的心情和態度,又正好和他廣泛輯錄“才秀人微”的詩人的心理相互呼應。如果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去體會的話,這又似乎包含了自憐、自勉之意,因爲邱菽園當時也是仕途失意之人,雖然家世富裕,但是這對於一名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文士而言,這無疑還是個沉重的打擊,故而藉著書籍的編撰,他或許能一吐胸中之塊壘。

至於邱菽園輯錄的南洋流寓詩人作品,除卻酒宴唱酬的零散詩句之外,主要有以下一些:

① 張叔耐《邱菽園傳略》,邱菽園撰,王盛治、邱鳴權編《邱菽園居士詩集》,第4頁。

② 邱菽園撰,王盛治、邱鳴權編《邱菽園居士詩集》卷一,第8頁。

表 2 邱菽園詩話輯錄的南洋流寓詩人作品

〔籍貫〕詩人	題 目	出 處
〔閩縣〕李季琛	《讀洛神賦》二首	《菽園贅談》卷七
〔新會〕黃樹勳	《詠史十律》、《老將四律》、《老馬四律》 (麗澤社題目)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二
〔嘉應〕黎經	《題畫》、《遊山歌》、《京華寓齋秋風夜吼 擁被不寐感而成詠》(原載黎經《爪泥 草》)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三
〔徽州〕葉季允	《古劍》、《新詩》、《焦琴》、《舊僕》(麗澤社 題目)《贈友譚彪》二首、《題風月琴尊圖》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三
〔番禺〕譚蘭濱	《詠鏡》(詩句)(麗澤社題目)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三
〔廈門〕吳紹蘭	《無題》四首、《閨情》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三
〔臺南〕許南英	題《庚寅偶存》二律、送邱菽園歸國詩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七
〔嘉應〕張漢祥	《舟夜》、《贈妓》、《馬烈女墓》、《越岡懷 古》、《趙佗古冢》、《月夜有懷子儀叔於江 東橋賦此卻寄》、《七夕》、《病中即事二十 首之一》(原載張漢祥詩稿三卷)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七
〔歸善〕廖恩燾	《金縷曲·題友人仗劍東歸圖》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七
〔天津〕謝兆珊	《聊齋題詞》、《女劍俠》、《無題》、《檳嶼 謠》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十一
	《感秋吟》十一首	《揮塵拾遺》卷五
〔侯官〕葉頌垣	《題天外歸舟圖》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十
〔新會〕林鴻蓀	七律四章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十
	《夜坐讀項王傳有感》	《揮塵拾遺》卷六
〔廈門〕蕭雅堂	《有懷》二首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十一
〔東莞〕黎俊民	《詠茶花女遺事》	《揮塵拾遺》卷六

這個簡表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所錄詩人主要為閩粵籍貫，正符合了流寓詩人的籍貫比例。邱菽園非常體恤流寓詩人希望能保存詩稿的心願<sup>①</sup>，並表示“代人存詩，生平一樂”。但邱菽園也並非照收不誤，一方面，他主要選錄那些與他有交情的詩人作品；另一方面，入選的詩歌應該都符合心中的審美標準。從詩題上看，可知黃樹勳、葉季允、譚蘭濱的詩作摘錄自“星洲麗澤社”的社課，說明邱菽園有意向世人展示南洋詩壇的成果。至於其他詩作，除了謝兆珊《檳嶼謠》之外，題材範圍都是以中土的人事為主，這可能是直接輯錄舊作或限題的原因，也可能是流寓詩人對南洋的本土關懷，尚處於粗淺的萌芽階

① 比如《揮塵拾遺》卷五載謝兆珊“一生所得恐化煙塵，屢以為言，情詞懇切，余已略採其麗澤社應課，及平日存作，入《揮塵》各卷矣。茲之復載其稿，亦所以慰之也。”(第13頁)

段。此外,這些詩多屬懷古、詠物、詠懷的主題,不論是邱菽園有意爲之抑或偶然,其情感皆爲誠摯深婉,且散發時代的“寥落”意味,與詩人們的生平遭遇非常吻合。

輯錄之餘,邱菽園甚少對旅寓詩人的作品作詳細評論,然而偶爾會揭示詩人的詩文學習經歷、詩學淵源,或者將詩人與閩粵詩壇聯繫起來,比如:評黎經“素饒敏才,舟車勞勞,謳吟不廢”,來到南洋後被黃遵憲稱譽而“詩境又一變矣”<sup>①</sup>;評張漢祥詩“似吾閩林薌谿一派者,惟不及其蒼老耳”<sup>②</sup>;評謝兆珊詩“瓣香唐人,喜爲生心鮮彩之詞,幽窈深曲之思”<sup>③</sup>、“苦語幽思,尤與長爪郎爲近”<sup>④</sup>;評林鴻蓀詩“每多俊說,靈心四映,機杼成章,輒如其交,聰明人作用,固無一不超於凡品耳”<sup>⑤</sup>。這不僅說明南洋旅寓詩人與閩粵詩壇的密切關係,還揭示出,1898年之前的南洋詩壇散落著不同的詩風,尚未形成能夠代表屬於他們這一群體的精神面貌。

筆者認爲,邱菽園“詩話三部曲”的價值,還在於它是罕見的有輯錄和評論南洋流寓詩人作品的傳統詩文評著作。儘管當時南洋的華文報紙是文學作品的主要載體和傳播渠道,然而,流寓詩人們的生平事蹟,卻唯有憑借着邱菽園有意識的記述,才得以流傳後世,成爲考究中華詩歌傳播南洋的最佳佐證。而且,因輯評範圍之特殊性,使其彰顯出中華與南洋兩地遙相呼應的溫馨氛圍,以及重視傳承與追根溯源的情意結。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①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三,第113頁。

②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七,第183頁。

③ 邱菽園《揮塵拾遺》卷五,第13頁。

④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十一,第246頁。

⑤ 邱菽園《揮塵拾遺》卷六,第4頁。